

▼(左起)項偉倫、林朗諾、溫柔娣及周文健重溫逸夫二宿的生活片段。



逸夫二宿的深厚友誼

項偉倫（04 逸夫計算機科學）、溫柔娣（13 逸夫訊息工程學 / 14 研究院信息工程學）、周文健（14 逸夫經濟學）及林朗諾（19 逸夫藥劑 / 22 研究院臨牀藥劑學）都曾入住逸夫第二學生宿舍（二宿），不約而同說在宿舍結交的室友是一輩子朋友，一同經歷人生大事，部分是定期相約旅遊伴侶。他們說選擇逸夫，還要入住遠離校巴士站的二宿，大多是隨和之人，容易相處，因而成就了這份難得的友誼。

項：項偉倫 **溫：**溫柔娣

周：周文健 **林：**林朗諾

溫：由本部斜路走上來，突然見到有幢新建築，好奇是什麼來的。

周：我們開始今天在二低活（編按：二宿低座活動室）的激情對話！

林：新亞有新宿舍，這邊也在建新宿舍。

項：聽返這個名詞很有回憶！

溫：還有伍宜孫那邊？

周：剛才回來的時候，經過校巴士站，想起當年種種，現在面貌已完全不同。

項：我估計在座各位，只有我是讀書時沒有聽過伍宜孫的！

溫：我讀書時剛好橫跨了四間書院變九間書院的過渡期。

周：四間書院又好，九間書院又好，大家為何會選擇逸夫呢？

溫：我是非本地生，完全不知道有書院這件事，到我入學那天見到逸夫書院，還在想那是什麼，後來到O camp聽組爸媽解釋才知道，當然來到逸夫是幸運的，是命運的安排。

林：我主要問學校師兄，有提到新書院年資稍短，未有太多大型活動，促成我去選擇舊書院。然後有相熟的師兄是逸夫的，順理成章就跟隨他們的選擇。

項：真的是年代不同，我選逸夫是由

於逸夫夠新，有問過師兄師姐，哪間書院的宿舍最好玩，他們都答逸夫，於是就做了決定。

周：反而我有幾個原因，一是表姐是逸夫的，當年參加她的畢業典禮，見到這裡有無敵大海景，覺得很美；二是個人喜歡將住宿及讀書的地方分隔開，讀經濟大多在崇基上課，如果在逸夫住宿，一個山上一個在山腳火車站，就百分百符合我的要求；最重要一點是逸夫沒有 FYP（Final Year Project）……



▲ 周文健（左）與身旁的室友至今是朋友，堪稱 BFF。

林：這個確實是重點！

周：對！最後一年我們是過得特別輕鬆的。

林：你講到才想起這一點，當初確實有此考量在內。

周：你們在二宿住了多久？又怎認識到你的同房？

溫：我是 17 歲入大學，還未成年，最記得很多同學都申請了大學那張信用卡，而我未夠年齡申請。同房都是大學安排的，剛好她與我同樣是澳門人，住進宿舍最大感覺是要學習在新環境怎樣運用你

的自由和建立規律的生活。

林：一般都係由 O camp 開始，同房正是大 O 同組的組員，填表時我們申請了二人房就成功了。

周：那時你沒有申請四人房？

林：四人房的數量好像較少，所以沒有申請。而我選擇了二宿，主要是公共空間比較多。

項：那你們是否住足四年？

林：這就要取決是否只計正宿生，因為我 Year 1 及 2 都夠宿分，但 Year 3 不夠分，幸好認識了宿舍中一班好友，所以能夠在這裡打滾四年！

溫：我的情況是必宿的，大家都會很羨慕，我那時是讀三年的。

周：我也是讀三年的。

項：我也是三年的，住足三年。

林：原來只得我是四年！

項：我的同房是小學同學，完全與 O camp 無關，他跟我說一起選擇逸夫，我就跟着他的選擇。其實我是二宿及國宿（國林樓）都有住過的，當年二宿很新，房間望到吐露港，認真一流！不過距離校巴站有點遠，每次追不到校巴就索性回宿舍，所以最初兩年住二宿很少上課的，最後一年住國宿，新淨程度不及二宿，但位置較為方便，而且人氣很旺，不知何解電視房時常聚滿人，二宿這邊有時會靜一點，兩邊各有不同。

溫：我也是兩邊都有住過的，國宿我住四人房。

周：原來國宿有四人房，也是第一次知道！

溫：二人房感覺上是一人一邊，但四人房中間有個 common area，感覺像有個大廳。

周：兩旁都是雙層床？

溫：對！是雙層床。

周：中間寬敞到可以開枱。

項：原來我是沒有去過四人房的。

周：四人房只會在低層，高層沒有的。

林：這亦是我沒選四人房的原因，想住得高一點，我好幸運住進了最高那層。



▲ 林朗諾（前排左三）積極參與宿生會。

周：我也是住足三年的，第一年是二高七樓，第二年是二低四樓，望到的海景很美，第三年是二高十一樓，都是在二宿入面渡過。第一年同房是中學同學，他沒有去 O camp，又想找個人一起住，於是我選了他。第二及第三年同房是大 O 組員，跟他朝夕相見真的是有如家人的感覺。我也很認同二宿坐校巴確是不方便，但確實這裡空間較多。



▲ 溫柔娣（後排左一）與 ShawBand 莊員「扮蕉」出席活動。

溫：你現時還有跟同房聯絡嗎？

周：有，維持每一、兩個月見面，明天已約了他打波，去年還一起去旅行，相見好同住難，能夠找到一個人能夠維繫這麼多年，確實是非火常幸運。

林：我也一直與同房有聯絡，畢業後每年也有一起旅行，比較特別是第一年房號是 1014，然後決定每年 10 月 14 日都要聚會一次。

溫：好浪漫啊！

項：無論大 O 或宿生會，一大班朋友一直都有聯絡，直到今天仍有很多有工作上聯繫，又會相約外出玩。

溫：我也仍然跟同房有聯絡的，其中一個同房是旅行的伙伴，上星期才剛好去完旅行回來，每隔一、兩年會去一次，而且畢業後大家會互相介紹工作給對方，也是失戀時的傾訴對象，完全知曉對方的人生大小事。雖然說相見好同住難，但我在逸夫遇到的宿生，都是好夾的。

周：我覺得選擇逸夫的，有一種相同特質。

林：是較為隨心隨性的。

周：不怕攀山涉水來到這裡，就證明大家都是相似的人。

項：我覺得一起住這麼長時間的關鍵，是因為大家知道對方太多秘密，就算是多要好的朋友，應該很少會有一個人，完全知悉你所有生活習慣，然後互相忍讓……

溫：除了室友，是否還記得其他人，例如舍監？

周：當年我的舍監是一男一女，分別是陳竟明及 Lucy，我跟他們互動，因為宿生會籌備活動，會找他們來頒獎，宿生會又會組織農曆新年跟舍監拜年的活動。

林：我也是這兩位舍監，宿生會時常邀請他們參加活動，較有印象是舉行烹飪比賽，舍監也很投入，願意分享他們的廚藝。

項：最有印象是陳竟明，很喜歡跟宿生們一起玩的，參與宿舍活動也很多，又會時常跟我們講笑，關係很親密，與學生打成一片。

林：我們加了他的 Facebook 的，有一天他在 Facebook 分享了一張宿舍相片，是有很多雜物的，已

經記不起是哪個位置了，舍監寫了一句：「你以為這裡是貨倉嗎？」這件事我們也談論了很久，所以他 Facebook 一舉一動也成為我們的焦點。

溫：我也加了他的 Facebook，有點互動是好事。但我其實是有點怕他，因為是 Year 1「屈蛇」，有太多次被人「打蛇」被捉的記錄，如果再被捉就會很嚴重。收到警告信後，很珍惜在逸夫的機會，後來都很小心，記熟這裡所有門口、通道、閉路電視位置，甚至擬定逃生路線。

林：我都記得組爸媽有說過，二宿跟國宿最大分別是這裡有四個門口，國宿只要封了正門，「屈蛇」的就走不掉。

溫：所以我在國宿是完全沒有「屈蛇」的。

周：其實「打蛇」宿生會是預先知道的，所以跟宿生會打好關係十分重要！宿生會總會指派一個人到保安房，全程監察住閉路電視是否有人逃走，所以你考慮閉路電視這個因素是很重要！最記得有次走漏了風聲，大家知道當晚會

「打蛇」，然後我回到宿舍時，見到大排長龍很多人在買蛇票，最後那次結果也沒「打蛇」。

段



▲ 項偉倫（前排左四）與他的室友。



《中大校友》
人物專訪短片